

Zhoujie

周洁茹作品集

周洁茹 / 著

小妖的网

我们干点什么吧

看我

长袖善舞

天使有了欲望



北岳文艺出版社



Zhou Jieru

周洁茹

作品集

周洁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洁茹作品集/周洁茹著. - 山西: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6**

ISBN 7-5378-2029-X

I. 周… II. 周…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C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106 号

周洁茹作品集

周洁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5 字数: 54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5378-2029-X

I·1981 定价: 29.80 元

周洁茹小说语言评述

陈 璐

九十年代末,中国小说界刮起了一阵风,一批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浮出了水面。正阳光下,他们无所畏惧地在中国文坛推波促浪,引来小说圈内外无数关注的眼睛。有评论家给了他们一个称谓,叫“七十年代后”。于是,除了对这些年青作家作品的评论海潮般涌起外,关于称他们为“七十年代后”是否科学的讨论也由此而旋起。给一批在相同时期出现,具有相近或相类的创作特点的作家群一个什么称谓并不重要,因为那称谓只是一个符号,不过便于人们在看到或听到这个符号时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而已,重要的是这个符号所被界定和包容的内涵。理论家们对这个符号的讨论或许有诸多不同的看法,但在其特定的指向,即“七十年代后”作家的创作正预示了中国小说新样式的出现上,人们无疑是有共识的。

“七十年代后”群分布较广,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地在各地出现的。他们风格不一,笔力各异,但一出来,便以敏锐的触觉,独特的视角,别具一格的笔调刷新了中国小说的面貌,给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风,令人耳目一新。

周洁茹是这个群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周洁茹初写诗歌,不久开始写小说,而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迅速进入了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在人们评论“七十年代后”作家作品时,周洁茹及其作品的名字总是排在里面。这里,除了年龄的因素,恐怕

与周洁茹作品的耐人寻味不无关系。读周洁茹的小说让人感觉到,周洁茹看社会的眼神,周洁茹品尝生活的方式和态度,都十分有个性。而笔者以为,使周洁茹的小说迥异于人的,不是她的小说述说的那些故事,而是周洁茹小说语言那种强烈的自我呈现欲望、独特的“此时此刻”式的述说、自由无羁的散点透视式铺陈。正是这些特点,使周洁茹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个性。

一、自我呈现的欲望

在小说中,语言一直是作为叙述的材料,作为讲述的媒介存在和发挥其作用的。人们读一部小说,大多从语言的词语连缀起的故事中寻找其所包含的所谓主题,从而有所感,有所获。但在周洁茹的小说里,语言却似乎并不专为讲故事而用,它明显地有一种呈现自身的欲望和张力,明确地为呈现自身而存在。正如李敬泽所说:“周洁茹的小说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说话的声音。”只要用心去读,人们可以在周洁茹的任何一篇小说中感觉到一种敏感的、“时时刻刻飘荡着的、很轻、有时又很尖锐的”声音。那声音,是周洁茹小说的语言发出的。周洁茹似乎凭创作的本能和直觉,就意识到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自述性、衍生性、推及性、类比连带性等种种特性。她把语言为人们所惯用那些造事能力轻放在一边,聪慧地利用了语言本身就能呈现经验的质地的潜在力量,将其语言而不仅仅是语言连缀起的故事置于人们的眼前,使人们直接在她的小说语言里感触到生活给她的心灵带来的欣快和伤痛。

语言是人们感知社会,体认人生,理解世界的一种形式。这个论断是对语言内质的一种抽象。在现实的语言中生活的平常人是绝不会去深思细察领会到这一点的。而在小说里,虽然几乎所有作家都知晓,创作的目的并非连缀词语,但敏感于语言本身的“及物性”和“经验性”,并深刻挖掘和着力去展示出这种特性的作家并非普遍。周洁茹的小说让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她对语言这种潜在力量的认识和准确把握。在周洁茹的小说中,作家观察和体味到的各种现实事物均被想像力转化成了一种完全经验性的东西,进行这种转化的手

段,正是作者极有个性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语言除了交流,还维系着人与世界的多方位关系。周洁茹显然对此心有所悟。在《鱼》里,在《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里,在《点灯说话》《不活了》《我们干点什么吧》《小林和小林的房子》《飞》《熄灯做伴》……里,所有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都在周洁茹的小说语言中或缔结或脱离、或成形或变形、或完善或恶化、或缩短或延伸,清晰地再现出了其生活的原生状态。于是,人们阅读到的不再是故事,而是小说语言所展示出的对生活语言深沉内蕴的感悟。

人类语言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种语言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不管群体的还是个体的语言,都不但体现着这个社会的文化环境,诠释和体现着这个社会的文化精神,还参与着这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建构,塑造着这个语言群体或个体的文化心理。周洁茹小说语言的价值,不是那些问题故事的叙述,而是一个特定时代下某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揭示,尽管这并不是她的主观自觉意识。周洁茹用一种满不在乎又十分在意的口吻,漫不经心又郑重其事的语调,微不足道又至关重要的语气,大大咧咧又体察入微的神情讲述桉叶、梅茜、叶青、芳玖、薄荷们的经历,其语言中的那种漠然和敏感、朦胧与透明、激荡和清冷,都极富幻像的挑逗,它们闪烁出某种非理性的特质的光辉,使人在小说的灯红酒绿、大街小巷、餐厅舞厅、迪斯科广场、网吧中,在关于工作与生活、爱与性、辞职与下岗、吃与睡、男人与女人、梦与醒、生与死的陈述、对白和独白里,恍惚于现实与非现实的捕捉,它们神经质般的敏感和波动使人忽略故事的前因后果情节结构,只去体味生活在这种语言环境中的人们行为选择和心理感情。显然,周洁茹小说的语言彰显自身的欲望和张力比彰显对像更为自觉和强烈。它让读者感觉到,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主人翁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怎么做、怎么说的。而这,也许正是周洁茹小说语言耐人寻味的原因。

二、“此时此刻”的述说

小说是一种述说的艺术。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述说方式。同

一件事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可以是迥然不同的,这不仅要受到限定作家整体反应的联想、看法、见识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更由作家的述说方式所决定。在小说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前……”和“有一次……”的述说模式一直占据着小说的统治地位。它使小说艺术成了以它为底边的金字塔,端庄而仪态万方。它引导着读者又间隔着读者,在审美上制造着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君子之“淫”,使人情动于中,思生于外。然而,以往几乎是小说所独有的箴言式价值,如今已不再为小说所专美,小说家再用那种距离的光环环绕其作品,就会显出一种矫情的自大。周洁茹似乎很清楚,曾一度圈定小说的理想主义框架必须被粉而碎之,因为作出回答和解决问题并非小说之能事。小说所要完成和实现的,乃是寻找到一种能在社会语境而不是艺术(小说)语境中释放出自己的意义和活力的述说方式。周洁茹显然找到了这种方式,那就是“此时此刻”。

在周洁茹的小说里,“此时此刻”的述说成了小说语言强化自身的绝对指令。它剪辑掉了小说的阅读距离,把读者直接领进了当下时境和当下语境。其一,周洁茹小说的语言没有过去时态,几乎全是正在进行时。几乎每篇小说的一开始,你就会在她那种特有的“此时此刻”的语气中进入“当下”的某一境遇。我们置身于刘曼、小妖、唐小宛、小鱼、末末、桉叶和梅茜之间,就像穿了隐身服紧跟其后的她们的朋友和父母,痛心却又无奈地看着她们逛马路,吃烧烤,坐酒吧,进舞厅,在迪斯科广场狂热地跳舞,坐不认识的男人的车,上自己爱着或并不爱的男人的床,甚至看着她们吸毒、吃摇头药,感觉着那药力从喉咙向全身毛孔的漫延,把全身心的血液都烧沸,然后是精神与肉体在爆发性的释放中坍塌……一切都正在进行着。愿与不愿我们都无法回避。其二,周洁茹小说的语言给人以完全生活化的感觉。“此时此刻”的述说使周洁茹小说语言具有极强的性别感、年龄感、文化层次感以及“代”的感觉,它使周洁茹的语言具有了某种灵气,这反映在她的小说语言的平凡琐细上。与人们通常看待那些平凡琐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反,周洁茹对待生活中的平凡琐细极其认真。她像

精心制作布贴画一样,极认真地拾捡所有她认为对她的小说创作有用的生活现像,并不是为了去诠释它们的意义,也不是为了探寻其未知层面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人看到这些平凡琐细的拥有者的生活和命运。正是“此时此刻”的述说,使所有进入周洁茹小说的平凡琐细均具有了激活社会反应的某种因素,并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其三,周洁茹小说的语言不是在否定而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起作用的。“此时此刻”的当下式述说,肯定了现实的存在。这是一种对现实在承认意义上的肯定。她用“就在当下”,“就发生在你身边”的述说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她的小说中的那些人和事与当下社会的经济文化间的关系。无须假借任何理想,无须假借任何理论,周洁茹的小说语言便能栖身于时代和社会的语境当中,以融合于时代和社会语境的力量昭示自己的不可辩驳。显然,是现实的不可否定性,使周洁茹小说“此时此刻”的述说具有了极强的张力。

三、散点透视式的铺陈

当然,不同的讲述方式所变换的并非生存状态的事实,而只是事实的外观。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有理由以艺术的名义对现实事件的外观加以人为的改造,从而使它完整,使它清晰,使它体现本质,使它永恒。很多人这样做了。这是一种长始以往的理想。这是一种表现生活理想的艺术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人们竭尽全力寻找尝试着最佳的讲述方式,它们使小说的历史斑斓多彩,婀娜多姿。周洁茹没有步她的先辈的后尘,她的小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周洁茹用类似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式的手法铺陈自己的小说。在她的笔下,一切事件都如在现实里那样支离破碎、转瞬即逝、扑朔迷离。生活其间的人们从来不凭借理性去感受、分析、综合和整理。而人的生活场所、人与人的关系、环绕着人的事件等,都成了随着人意平铺开去的片状物。周洁茹轻巧地把它们拼连了起来。人与人的偶然结识和交往;这件事与那件事的自然联系;人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周洁茹用她那敏感的神经末梢对生活的印像和记忆进行平面式的扫描,所有物像间的联系在周洁茹的作品中都成了一种平面的比

照。这种对生活现像作散点透视式的铺陈,使人在读周洁茹的小说时感觉就像看中国画,看哪儿是哪儿。就是用这种中国画式的语言,周洁茹的小说构建起了一个个读者熟悉的现实语境。她写出了人们可以感觉到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在外观上,就是在内质上也现实十分吻合。在周洁茹的小说中,生活的零碎与不可觉察性,记忆的易逝与非连续性,感觉的易变与丰富复杂性;欲望的浮躁与其难以实现性都在一个又一个平铺开来的事件中得到似不经意却又郑重其事的生动描绘。读周洁茹的《鱼》《出手》《乱》《午夜场》《熄灯做伴》《我们干点啥吧》……我们能看到她那没有精确的空间关系和透视规则约束的想像力的自由行走。周洁茹用一种若无其事、轻描淡写的陈述,将人与人平行交错,事与事平行排列,地方与地方平行相联了起来。在人、事、物的网状关系中,读者能清晰感觉到事件如何在人的交往中生发和联系,行为如何在人的心理作用下促成;现代物质生活的文明又如何使人的自我在衣食住行的丰富、快捷中走失……它们使无论是作品中的主人翁还是读者,都有了一种被丰富的物质世界和同样丰富的心理世界共同挤压的感觉。由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自己透明而轻浮的生活中那让人窒息的七情六欲的深重。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语言方式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分配着读者注意,还决定着一部作品的生命的价值。周洁茹显然找到了能够对自己的时代说话的方式。周洁茹小说的语言消解着传统小说所谓的“高雅性”的光环,她将她获得的所有生活体验铸入进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言形式当中。这恰恰使她的小说语言从小说故事中凸现了出来,张扬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然而,与阻碍艺术家发展的敌人往往就是艺术家自己的例题一样,周洁茹的小说语言同样面临着克服自我局限,寻求进一步发展的课题。人们期待着周洁茹小说语言的成熟与突破,期待着她的创作新的高峰期的到来。

目 录

小妖的网	(1)
花	(242)
飞	(259)
红	(298)
乱	(318)
鱼	(335)
点灯说话	(360)
熄灯做伴	(376)
我们干点什么吧	(398)
预谋	(414)
午夜场	(421)
肉香	(433)
不活了	(447)

再活几天	(464)
一棵烟	(492)
到常州去	(502)
到南京去	(518)
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	(534)
出手	(554)
看我,在看我,还在看我	(565)
西边	(579)
长袖善舞	(590)
小林和小林的房子	(599)
做伴	(607)
梅兰梅兰我爱你	(626)
脖子扭了	(649)
家事	(687)
淹城	(701)
我想我是鱼	(709)
从这里到那里	(717)
天使有了欲望	(731)

小妖的网

— 小妖精茹茹

网络是一个小社会。我面对的不是一群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2000年1月16日

我在网上玩得很疯,他们叫我小妖精茹茹。

最早以前我的网络名字是“我在常州”,那是一个中性名字,我可以用那个名字勾引别人,也可以用那个名字被别人勾引,我玩得很好,从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可是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自从我出现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我在广州”,“我在扬州”。很多时候那么多的“我在什么州”同时出现,就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电话会议,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弄得眼花缭乱,而且到最后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聊天室里非常常见,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哭的鱼”,那么必定就会出现一个“不笑的鱼”,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么必定就会出现一个“姑苏城外寒山寺”,细微的差别,很多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每一个聊天室

好像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就是喜欢捣乱，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捣一捣乱，玩儿似的。他们注册新名字的速度快极了，谁也赶不上他们。

后来有一个男人对我说，我在常州你说的话真奇怪，像妖精一样。

多么漂亮的句子，像妖精一样。于是我就改名字叫小妖精茹茹了。总之，在网络上改一个名字就像换一次人生，什么都可以重新再来。在日本上班的牛牛牛先生也曾经说过，为什么大家在聊天室总改名字呢，还不是为了重新做人？我同意。

牛牛牛是个很好的男人，我很感激他。在我与一个名字叫做皮靴的职业骂手斗争的时候，只有他在旁边说了一句，请你们都闭嘴。

那是一场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战争，缘自一个女人对一群男人的恨。那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不漂亮，单身，年纪也有点儿大，可是她真的很可怜，她不过是喜欢揭露男人们的丑恶，于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很多男人取笑，他们说她恶意攻击男人，对男人出言不逊，那成为了所有男人漫骂她的理由。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于是再有人漫骂她的时候，我就跳出来了，我说，不许你们再欺负她，你们臭男人这么喜欢网络聊天，不过是因为你们有性幻想，真见了女人，美的你们就爱，不美的你们就骂。

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怜的孩子一言不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的一个做读书版主的朋友也提起过她，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女人，无论他换了多少名字含蓄并善意地劝导她，她好像永远都不明白，而无论他骂她什么，她也都忍辱负重，绝不反抗，她好像永远都不会生气。

可是我生气。我说完了那句话以后就对她说，你不应该这么懦弱，男人们会永远都欺负你。那个可怜的孩子果然就回答我说，你在说什么？我不懂。

然后我就替代了她的位置，我的话成为了所有男人漫骂我的理由，皮靴就在此时出现了，他开始专业并技术地攻击我。

所以当牛牛牛说请你们都闭嘴的时候我很感激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据说职业骂手们有无数个事先存备好的文档,如果他们需要攻击你,就会飞快地调文档,更换名字,送出,所以如果他们决定了要攻击你,就会是一个长篇小说,鲜红的粗体大字,整屏整屏地刷出来,足以使你崩溃。

而大部分的看客们,他们不会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我一直在猜测他们的脸,有些人很漠然,因为确实也与他们无关,有些人会觉得很好看,他们决定看一会儿,如果场面大起来乱起来,就会更好看了,还有一些新手,他们被吓坏了。过了几分钟,如果攻击仍在持续,就会有人很礼貌地说,你们可不可以去别的聊天室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需要这个屏幕说话。还有一些人就会离开,他们对自己说,嗯,现在有点儿乱,我还是过一会儿再来吧。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只有在批判文章里看到过自己名字的大人们才会感觉到那种崩溃,当然我实在也不大明白什么是批判文章,我一直都在抱怨我为什么出生于 1976 年,偏偏是 1976 年,那真是一年特殊极了的年代,我好像正好什么都没有赶上。

可是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必须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好孩子,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是一个好孩子。

我会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楚网络和现实了,我已经认为网络中的那个我,就是我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痛苦,也许不会,他们已经适应了,并且懂得调节,他们会对自已说,我不过是暂时扮演了一个网络角色,即使有人骂我,可他骂的是网络中的我,那不是我。

也许大人们也是,他们看多了批判文章,也就不痛苦了,他们的心会变得很坚硬。

我和皮靴都只是孩子,因为我们始终都在攻击对方的性倾向,如果他说你是一个性冷淡,我就说你是一个阳痿。一切都没有道理,就像一个脾气很坏的菜贩子和一个喜欢讨价还价的家庭主妇,站在污

水横流的菜市场里,为了一毛钱,就快要打起来了。

我变得很丑恶,网络是如此可怕,它不过笑了一笑,就轻易地让我暴露了心的深处最阴暗的丑恶。我想我疯了。其实很多时候我更愿意用别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打我一顿,可是不要骂我。我很脆弱。

当然皮靴也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他比谁都要聪明,因为无论我用什么名字,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会知道是我,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会知道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我想那是我注册的一不小心的诚实惹的祸,可他果真是很聪明的。

于是皮靴先生很得意,他开始在屏幕上刷打倒茹茹打倒茹茹,可是他刷满一万字就会跑掉,再也找不着了,要到第二天,或者一个月以后,他才突然出现,仍然是刷那一万字,刷满了才走,一个字都不会改。他从来都不忘事,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攻击我,那么我就永远是他的敌人,他很记仇。

我就很笨,我经常会和几个小时之前还对骂过一场的人打招呼,他们不理我,我就会很固执地问他们,咦?你们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呀?我做错什么啦?

其实我真的忘了,我在网络里是一个怪物,和现实中的我有点不一样。

我想我确实要换一个名字了,我得重新做人,而且我对“我在常州”那个名字也感到厌倦了,我曾经用那个名字给报纸写网络专栏,我说,聊天室里的鱼实在太多了,我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人会自己是鱼,我猜测那些用鱼做名字的都是女人,所以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泡她们,那些鱼每一条都很敏锐,只是打字的速度太慢,并且总打出错别字来。

聊天室里所有的男人和男生都会送茶送花给鱼,鱼们也会娇滴滴在表示感谢和快乐,可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对于鱼们的伎俩感到很好笑。我熟识形形色色的伎俩,我的朋友问我,怎样才可以让一个已婚男人疯狂地爱上她?我说,你要让他知道,你可以给他一切他老婆

给不了的。当然那是很无耻的，问题无耻，答案就更加无耻了，但她是我的朋友，很多时候我无法控制我的朋友们在想些什么。所以我很满意我的答案，我又说了一遍，你可以给他一切都老婆给不了的。

我和所有的鱼搭话，因为我很想知道她们那些奇异的小念头，当然她们想的和我想的是截然不同的。有的鱼在聊天室拥有被所有男人宠爱的权利，如果我不小心说错了话，就会赶出去，有的鱼被一些很坏的男人欺骗，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网恋，有的鱼是男人，当然那也是很常见的，如果别的男人耐心地和他说恋爱，他就会在电脑的背面吃吃地窃笑，就像我现在这样。当然我也是不高明的，每当我快要泡上一条美鱼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家伙跳出来告诉她们，我在常州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恨那个男人，我一直在查，他是谁？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其中的一条鱼在看到报纸的第二天就在新浪网的聊天室里准确地找到了我，她痛骂了我一顿，可是我不能生气，因为她说她哭了，她曾经想过要爱我。真糟糕。

网络上所有的人都在说戒网。我不懂，我上网，因为我对一切都已经绝望了。我谁也不爱，也不被谁爱，我没有性伴侣，而且生来就不喜欢女人，我永远都不知道做一个双性恋会有多么快乐。

我出过三本小说集，很快就要出第四本了，我所有的书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长得不难看，头发很长，我很乖，永远都学不会抽烟，所有听过我声音的男人都会爱上我，如果装潢合理的话，我会是一个真正的美才女。

可是我对生活很绝望，我惟一的娱乐就是上网。我注册了很多很多名字，我在每一个奇怪的网站都有名字，可是我都忘了，那么多的名字，即使它们共用一个密码，我还是忘了。

所有的人都要戒网，我不要，我只要上网。尽管很多人对我说，你是一个作家，你得写点什么。可是我一个字也不写，我不想写，也不愿意写，我24岁，可是我写了一百万字，而那一百万字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在聊天室和论坛用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我打算用我的真名

字,因为很多人都说,网络上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如果你用真名,他们反而不认为那是你的真名,如果你说真话,他们反而不认为你说的是真话,网络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互相欺骗。

其实我也很想隐瞒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正在成长的以写作为生的女人,也许很多人都会仇恨我,但也会有一些人喜欢我的吧。也许。

所以我最后决定出现的身份就是一个网络寡妇。我的丈夫整日沉湎于网络,我已经很久没有醒着看他上床了,我很寂寞,夜夜独守空房,以泪洗面,我不得不也上网,从网络中得到安慰。可是所有与我搭话的男人们,我总怀疑他们不怀好意,而所有与我搭话的女人们,我总怀疑她们的真实处境就如同我的网络身份,我变得很紧张,我无法与那些真正的网络寡妇们一起讨论男人的心理快感问题。这个身份实在不适合我。

我更乐于做一个什么都不明白的好孩子。

我一直都很怀念一个名字叫做“老天使”的男人,那是很多年前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只要过去几天我就以为过去很多年了,我想我已经老了。真可怕。

我第一次去聊大室,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就是老大使,他很善良,我问他每一个稚嫩和古怪的问题,他都告诉我答案,他说话很慢,从来都不写错别字,他说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聊天室里真是很老。他只呆了十分钟,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是我一直在找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很怀念他。

我真的很有福气,我第一次进聊大室就遇到了老大使,他使我知道,要对别人好,可我总是不听话。后来出现过一个名字叫做桃园的男人,他很笨,不会说话,一天到晚被别人骂,可是自从他的城市地震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我想他也许死了,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点疼痛,我很希望他不要死,如果他再来,我再也不骂他了。

聊天室改变了我的一生。

之前,我只是使用电脑写字和收发电邮,虽然我在三年前就已经